

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》编纂体例明确,史料汇编“以史部文献、传世文献为主,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外史料的篇幅不宜过大,以能体现本地区文献的基本特征为要”。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·贵州卷》(简称《贵州卷》)紧扣区域性、人群活动主体性特点,适当选用民间文献,以翔实、生动的史料还原各民族在贵州交融汇聚的历史史实。

□ 毛 威

一、收录民间文献是编纂《贵州卷》的客观要求

按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定义,“所谓民间历史文献,是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,包括族谱、碑刻、契约文书、诉讼文书、宗教科仪书、唱本、剧本、账本、书信、日记等。”民间文献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和传承,蕴含了基层民众的思想观念,承载了区域社会文化传统和地方经验,展现了乡村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以及复杂多样的乡村生活场景。

从贵州历史实际来看,民间文献契合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。明清两代贵州在建省之后,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由政治、军事转向商业贸易与社会生活领域,从驿道、治所等关键地区逐渐深入基层社会,深入边地。因此除正史、方志等官方文献之外,大量民间文献、民族文献也广泛出现。这些民间文献是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历史见证,同样能够体现贵州历史文献特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特色。《贵州卷》在编纂过程中,适当扩大了史料搜集范围,结合贵州社会历史发展实际,补充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、碑刻、以民族文字书写的民族文献等,融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话语。

从史料汇编的性质来看,民间文献能够真切展现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性特色。官史档案文献具备权威性、规范性特点,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文献。但官史档案文献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,最突出的便是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明显距离,恰如梁启超曾说,“二十四史非史也,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。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官方力量的推动,更是基于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。从这一角度来看,民间文献具备的原始性、区域性、多样性特征,能够直接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实践与地方性特点,其价值不容忽视。从丰富史料汇编的内容角度看,民间文献对于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或缺。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讲,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”。运用好民间文献,有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在既有基础上实现突破。

二、选用民间文献应严格鉴别、精选精校

由于内容多样、来源广泛,能够入选“三交”史料汇编的民间文献必然要严格筛选,避免滥用以及史料的碎片化倾向。而如何规范选用标准,从庞杂的民间文献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的收入史料汇编,为编纂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

针对这一要求,《贵州卷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,坚持严格鉴别,精选精校。明确文献来源。坚持从权威机构、出版社已整理出版的民间文献中选用,例如毕节市彝文翻译组完成的《彝文金石图录》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锦屏文书》等,确保选用的民间文献来源清晰、内容规范;紧扣“三交”主题。紧密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题,选用能够凸显贵州各民族在居住环境上互嵌、经济交往中互惠、社会结构上互融、思想文化上互鉴的民间文献。严格数量和质量,确保选用民间文献的代表性、典型性;严格控制审核标准。由项目领衔专家直接负责民间文献的辑录、审核、释读等工作,确保文献的准确性、学术性。

三、《贵州卷》选用民间文献的典型案例

精选民族文献。例如在明代分卷中,选用《彝文金石图录》收录的明代摩崖、碑记数篇,这些摩崖、碑记均为彝汉文合璧。其中明正统三年(公元1438年)的《“通贵州至乌撒驿道”纪功摩崖》记载了乌撒土知府禄旧承奢香之志,“心向着皇城”,因为国家“依赖大路征收赋税”,组织民众续修通往乌撒的驿道,为维护民族团结、祖国统一和西南边疆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;明嘉靖二十五年(公元1546年)刊立的《新修千岁衢碑记》记载

总策划:蒙 珺
叶成勇
策 划:李 冰
统 筹:郭国庆

重视民间文献在『三交』史料汇编中的价值

社区(生态)博物馆建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、传承当地的民族文化、协调当地的社区建设。世界范围内建有约400座社区(生态)博物馆,但其建设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共识。社区(生态)博物馆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就地保护和整体保护,要以发展现代民族文化产业为总导向。

□ 王 雪

一、社区(生态)博物馆的内涵与功能

社区(生态)博物馆是聚焦特定社区为核心载体的新型博物馆种类,核心功能是挖掘、留存与展示本土文化,它跟传统综合性的博物馆不一样,更聚焦文化和社区在地缘方面的关联,旨在呈现该群体独特的历史记忆、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。这种博物馆形式挣脱了传统展览模式的限制,将文化讲述的根基置于社区环境里,采用居民参与共建的途径,让本土文化的留存与展现更有本地特色,既展现了对社区独特文化传统的敬重,也为形成群体文化认同提供了现实空间。

社区(生态)博物馆核心的功能体现在三个层面:其一为文化的记录与留存,以动态保护民族服饰、生产工具、口述史等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,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源头素材。二是强化社区整体文化认同,居民生活其中,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,使年轻一代更直观地知晓族群历史,强化身份归属感。三是采用开放式教育传播方式,区别于那种封闭的展陈模式,社区(生态)博物馆常常借助节庆活动、手工艺体验等互动方

式,使公众动态觉察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,这种在社区扎根的文化空间,既为研究文化与社区的互动联系提供了动态区域,也充当起民族文化的“活态档案库”。

二、社区(生态)博物馆对民族文化研究的价值

(一)提供原始的研究素材

社区(生态)博物馆作为文化保护传承单位,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既给大众搭建了认识和欣赏民族文化平台,还通过多种途径推进民族文化保护工作。在社区(生态)博物馆里面,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服饰、建筑、音乐舞蹈、民俗等多方面的展示得以呈现。这些展示不但梳理出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,也让参观者察觉到它的独特魅力。社区(生态)博物馆也重视引导公众参与文化保护工作,例如有的社区(生态)博物馆会开展文化体验活动,和当地社区构建合作保护机制等,让文化传承从静态呈现转为动态介入。

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,它处在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的青山绿水当中,勤劳勇敢的当地人生活其中,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“展品”。人们行走在其中,会看到大量当地人生活中常见的物品。物质是文化的载体,通过这些物品,



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居民们在欢迎参观 本报特约记者 卢现芝/摄

大众可以深度了解这个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,感悟他们勤劳质朴的特性。除了物品展示外,博物馆还会举办文化节、传统手工艺体验等活动,让游客全身心感受文化的风采,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民族文化的窗口,还是构筑当地群众与外界联系的文化桥梁,在推动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,逐步夯实其传承基础。

(二)推动动态研究视角

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,传统博物馆把服饰、器物等藏品放在玻璃展柜里展示,用文字说明对其蕴含的文化进行阐释。而社区(生态)博物馆扎根社区,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局限,建立起观察民族文化的动态视角。

以刺绣为例,与传统博物馆展示刺绣成品不一样,社区(生态)博物馆会设立手工艺工作坊,让参观者看到绣品形成的过程,同时也可以参与其中。绣娘在教学时也会调整图案题材,以适应年轻人的喜好和审美,比方说把传统纹样与参观者姓名相结合,制成独一无二的图腾样式。这种参观方式不仅使观众切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,还能够寓教于乐,让参观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了解到关于民族文化的知识。只有深入认识民族文化,人们才会更关注它的保护、传承和发展,进而主动采取行动参与其中。只有当大众了解并热爱民族文化,政府、博物馆和保护组织采取的措施才会更有效果。

从社区(生态)博物馆看民族文化保护研究

可以为社区(生态)博物馆提供专业化的支撑,高校师生能协助社区(生态)博物馆开展田野调查、文献整理及理论研究工作,提高民族文化研究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水平;社区(生态)博物馆也同样为高校师生搭建了实践平台,建立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双向促进的模式。

除此之外,社区(生态)博物馆还需要构建文化伦理规范体系,以平衡保护跟开发的关系,对应管理部门要会同专家、社区居民及文化从业者,共同商定社区(生态)博物馆民族文化开发的伦理守则,确定文化保护原则底线与商业开发边界的范畴界限。通过规范民族文化产品研发等实践举措,让商业活动以尊重文化本真性为基本前提。可以建立文化监督评估机制,定期就社区(生态)博物馆运营开展合规性的审核工作,及时整改违反文化伦理的举动,保护民族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及精神内涵。

社区(生态)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,不仅维持着文化传承的不间断性,更凭借其自身的独特性释放多维价值,提高公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认同。

三、挑战与对策:破解社区(生态)博物馆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局限

(一)挑战

作为民族文化研究与传承的关键区域,

(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院,2023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。)



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民族服饰展示 本报特约记者 卢现芝/摄